

書齋裏的獅子與隱喻

死亡與救贖是布魯門貝格哲學研究的一個主題。當人無法再為事物命名時，世界秩序就會慢慢消失。世界秩序是通過人的命名而形成的，命名的手段有兩種：隱喻和概念。為「世界命名」是人幻想的能力，也是人認知的能力。

黃鳳祝

隨着計算機技術的發展，人們寄望人類的認識能夠由此快速向前推進。涉身哲學對這種計算主義的認識主張，持懷疑態度。圍繞計算主義和涉身認知（embodied cognition）的爭論，激發了西方哲學家對隱喻和認識的研究。

亞里士多德以來，西方對認識的研究着重於理性推理的方法。康德認為，人是通過理性認識世界。胡塞爾認為，人是通過現象認識世界。德國哲學家布魯門貝格（Hans Blumenberg，一九二〇—一九九六）則主張，人是通過隱喻認識世界。

一九六〇年，布魯門貝格出版著作《隱喻學的範式》（Paradigmen zu einer

Metaphorologie）。這一研究方向，在當時的德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尚無先例。隱喻學無法歸入現象學，也不屬於存在哲學或解釋學的範疇。在此之前，隱喻大多被視為修辭學的語言問題，被認識研究所忽略。

隱喻作為認識的手段

最早對隱喻進行研究的是亞里士多德。他把隱喻界定為對事物做出命名，通過命名和比喻促使言義產生轉移。亞里士多德否認隱喻具有認知價值，因為用隱喻修飾文辭，可能導致語言和認知偏離事實。布魯門貝格的觀點與之相左。他認為，人類認識機制的基礎，不是理性推

理，而是由涉身經驗命名的隱喻。

布魯門貝格指出，在現實中有許多無法用術語或概念表達的事實，需要借用隱喻。在無序的世界中，人通過命名，用隱喻為事物建立秩序。隱喻之所以能夠成為認識的手段，是人通過對事物命名，為無定者找到名稱，使不可解釋的事物得以用語言表達出來，便於交流和傳播。隱喻是用熟悉的事物，通過故事和命名，來推測陌生的事物。隱喻可以幫助人進行思考。一個沒有隱喻的世界，是一個無法認識的世界。

在布魯門貝格看來，人類思考問題最初是借助圖像，而非抽象的概念。形象蘊含的內涵比概念豐富。相對於隱喻，用理性計算和推理建立的概念更為嚴密，但是概念摒棄了感性的想像和隱喻豐富性的內涵，使概念在解釋世界和事物時，失於貧乏和狹隘。

理性和非理性既是對立也是互補的。概念的基礎是人的感性體驗。缺乏感性的比喻和敘事，理性的概念也無從談起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概念並不重要。人的生活世界是一個隱喻的世界。人可以生活在一個沒有邏輯、不可理喻、沒有概念和理論的世界，但是不可以生活在一個沒有隱喻的世界。人必須通過隱喻，在現實經驗中創

建世界的秩序。在生活體驗的進程中，已知的理論和概念，不斷解體和重構。

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

(Heraclitus)說：「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，因為無論是這條河還是這個人都已經不同」。世界處於變化之中，邏各斯(編者按：可解釋為支配世界萬物的規律性或原理)可以用來解釋自然規律，但是世界並非按照概念前進。隨着時間的演進，昔日的概念會成為化石，無法解釋新顯現的事實。隱喻與概念不同，隱喻有自己的生命力。當人處於思維困境時，隱喻會激發人的熱情，帶來靈光，把人的認識向前推進。概念把現實封閉在一個虛構的理論中，用理念來解釋世界。隱喻作為一種象徵，把事實呈現在人的眼前，促使人自由地思考並形成自己的理解。

理解需要形象，即隱喻。隱喻與概念不同。隱喻是感性的直覺體驗，概念是計算和推理的結果。布魯門貝格指出，絕對的概念在現實中並不存在。對概念不能走得太过，否則概念會變得模糊不清，甚至無法理解。

對於無法用語或概念來表達，而只能通過隱喻命名的事物，布魯門貝格將其界定為絕對隱喻。柏拉圖的洞穴寓言，就是一個絕對隱喻。布魯門貝格認為，人永

遠無法走出洞穴，因為洞穴的出口，就是洞穴的入口。人的認識是從一個洞穴提升到另一個洞穴，而非理性計算的結果。

世界秩序通過人的命名而形成

布魯門貝格認為，在人的認識世界中，隱喻蘊含的意義永遠不會磨滅或消失。隱喻不斷地啟發人的想像力和創造力，推進人對世界的認識。因此，古代神話並沒有隨着理性和邏各斯的出現而消逝，其內涵不斷更新，推進人的認知。隱喻的絕對性成就了神話的不朽性。

死亡與救贖是布魯門貝格哲學研究的一個主題。當人無法再為事物命名時，世界秩序就會慢慢消失，死亡也隨之而來。世界秩序是通過人的命名而形成的，命名的手段有兩種：隱喻和概念。但是命名並沒有使我們徹底認識世界的真實。

布魯門貝格從小就對獅子的隱喻情有獨鍾。他認為，一個缺少獅子的世界是無以慰藉的世界。他喜歡收集有關獅子的圖片，記錄有關獅子的隱喻。他尤為喜愛三位藝術家的作品：達芬奇的《洞穴裏的哲羅姆與獅子》、丟勒的《聖哲羅姆書齋裏的獅子》以及盧梭的《沉睡的吉普賽女郎和獅子》。

受到布魯門貝格隱喻學的啟

發，德國作家萊維查洛夫(Sibylle Lewitscharoff，一九五四—)在二〇一一年出版小說《布魯門貝格》。小說把哲學家與獅子的關係作為隱喻，用以探討生死、救贖和認識的奧秘。萊維查洛夫因此獲得二〇一三年的德語文學最高獎畢希納獎(Georg Büchner-Preis)。

布魯門貝格和獅子的隱喻，其實是「書齋裏的聖哲羅姆」故事的投影。天主教修士哲羅姆(Hieronymus)結束沙漠苦修，在重回人間的路上遇到一頭受傷的獅子。獅子意圖攻擊哲羅姆，卻被聖人的雄辯和哲思感化，從此伴隨聖人左右。

萊維查洛夫在小說中，賦予布魯門貝格聖哲羅姆的角色。一天夜晚，一頭獅子出現在布魯門貝格的書房，之後十四年一直跟隨着他。獅子也出現在他的課堂上，但是只為布魯門貝格顯示，其他人無法看到。獅子的出現是為守護布魯門貝格而存在。獅子聆聽他的訴說，幫助他思考和解決哲學難題。直到布魯門貝格死亡前一刻，獅子才消失。生命的消失就是人命名能力的喪失。當人無法為事物命名時，世界上的一切秩序也隨之消失。為「世界命名」是人幻想的能力，也是人認知的能力。

(作者為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博士。)